

親愛的朋友：

健仔第一次到協青社時，只有十二歲。時光飛逝，現在健仔已經廿五歲了，他剛結婚，在上海有一份安穩的工作。

我們邀請他出席協青社廿一週年慶祝會，他特意為此專程返港，活動完結當晚便需馬上趕回上海。我知他很忙碌，又要照顧太太，叫他不必要特意為協青社走一趟。他回答說：「如果沒有協青社，我只能在某個角落自生自滅。協青社是我的家。」

健仔年幼時父親患癌去世，母親自此非常抑鬱，常沉醉於賭博酗酒中，生活亂七八糟。健仔經轉介第一次來到協青社，待母親申請綜援後，便回家與母同住。

數月後，母親因賭欠下巨債。為了躲避「大耳窿」，她丟下健仔一人在家，悄悄地溜走了。當「大耳窿」深夜在門外拍門追債，健仔非常恐懼。這次，他主動致電協青社求助，返回危機中心暫住。母親後來終於露面，並發誓會戒賭。她決定帶健仔回內地鄉下，認為那裡的生活會較簡單。

可是，健仔母親不單沒有戒除賭癮，還欠下巨債。在健仔十九歲那年，母親為了避債，又帶著健仔回到香港生活。

聰明勤奮的健仔，雖然經歷多番起伏，仍成功獲內地一所大學取錄。母親表示為了幫健仔賺取學費，要冒險回內地「發橫財」。又一次，她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健仔獨個兒呆在家中多日，不斷被業主催逼交租，身上並無分文，遂再次致電協青社求助。健仔說：「當時協青社的社工並沒多問，只對我說：『回來這裡吧！』我頓時感到很安穩，因感到有人在我身邊，幫我面對這些困難。」健仔的母親最終不單沒有發到甚麼「橫財」，甚至從此消聲匿跡。

當時正值暑假，於協青社負責就業輔導的志濠幫健仔找了份暑期工。健仔勤奮工作，用整個暑假籌得第一年大學的生活費。

「在內地，孩子進大學是一件人生大事，是孩子首次離鄉別井在外面生活的大日子。所以父母都會陪著孩子拿著行李，送他們走進校園，為他們打點一切。而我，就只有自己一人，靜悄悄地扛著行李踏進校門。」雖然已過了多年，健仔憶述這段孤單上路的經歷，仍是眼中帶淚。

健仔雖然解決了入學的財政問題，但這只是他努力掙扎的開始。其後每逢寒暑長假，他仍要回港找工作，以賺取所需的金錢繼續下一學期的學習。在港期間，他便住在協青社的自立堂，不時工作至深夜。曾有一回，因仍未賺夠所需的生活費，而要延遲開課。這樣勞累的生活，終於令他得了胃潰瘍，需要多番進出醫院。

在協青社社工推薦下，健仔成功申請到資助內地升學的獎學金，大大減輕了他的壓力，容許他專注於學業。

健仔修讀工商管理，大學要求學生找崗位實習，但他一直未找到實習機會。協青社一位執委知道後，馬上在其內地公司安排一個實習崗位給健仔。終於，健仔大學畢業了，並在上海找到一份十分理想的工作。

去年健仔結婚了，我們的社工Clement也有出席見證婚禮。多年來，Clement成了他的朋友，好比大哥哥一樣。健仔渴望組織一個自己的家，他說：「我的家要像協青社。」

雖然健仔的故事在我們的服務個案中並不常見，但他的成長過程，正好反映青少年成長至成年人的階段中，所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掙扎。而在過程中，那份家庭的溫暖和支持是何等重要。對很多青年人來說，他們的成長並不易，但如果我們能成為他們堅固可信的依靠，讓他們經歷到被愛、被尊重和鼓勵，我們就能在青年人這場成長戰役上，穩操勝券！

請慷慨解囊支持我們的青年人，我們真的不能讓他們在「某個角落裡自生自滅」。青年人需要我們，需要我們的愛和關懷，讓他們充滿信心邁向未來。



李文烈

總幹事

二零一三年五月

附註：六月八日協青社將在港島區賣旗，這是我們第一次的賣旗籌款。懇請你踴躍支持，呼籲親友慷慨解囊。詳情可參閱本會網頁 www.yo.org.hk